

# 奥登堡中国西北考察装备研究\*

## ——以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新见资料为中心

郑丽颖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近20年来，中俄交流促进了文献资料的交换，我们对奥登堡中国西北考察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举凡奥登堡考察概述<sup>①</sup>、奥登堡中国西北考察路线<sup>②</sup>、奥登堡与英国探险家的交往<sup>③</sup>、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的交往<sup>④</sup>、奥登堡新疆考察与文献外流与收藏<sup>⑤</sup>、奥登堡西夏佛教研究<sup>⑥</sup>，等等，无不纳入学术界的视野，在以上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可归功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国内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如2001年《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的出版<sup>⑦</sup>、2015年《清末外交史料》的再版<sup>⑧</sup>，为研究奥登堡游历时期的中国外交状况提供了时代背景。二是国际方面，西方学者对奥登堡中国西北考察资料的整理和公布间接推动了国内关于奥登堡西北考察的研究<sup>⑨</sup>。尽管奥登堡只发表了《新疆考古简要报

\* 基金项目：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项目：俄藏奥登堡敦煌考察档案的数字化。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新见俄藏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信札档案整理与考释（1892—1903）》。

- ① 朱玉麒《奥登堡在中国西北的游历》，《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720—729页。
- ② 张惠明《1898至1909年俄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的两次考察概述》，《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86—91页；张惠明《1896至1915年俄国人在中国丝路探险与中国佛教艺术品的流失——圣彼得堡中国敦煌、新疆、黑城佛教艺术藏品考察综述》，《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76—79、127—128页；郑丽颖《奥登堡敦煌考察队路线细节探析——以主要队员杜丁书信为中心》，《敦煌研究》2020年第2期，107—113页。
- ③ 郑丽颖《俄藏斯坦因致奥登堡信件研究》，《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177—184页。
- ④ 荣新江《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西域文史》第4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295—301页。
- ⑤ 李正宇《俄藏中国西北文物经眼记》，《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36—42页；王惠民《关于华尔纳、鄂登堡所劫敦煌壁画》，《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55、120—121页；波波娃《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C. Ф. 奥登堡馆藏中文文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209—216页；郑丽颖《奥登堡考察队新疆所获文献外流过程探析——以考察队员杜丁的书信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1期，171—180页。
- ⑥ 刘进宝《鄂登堡考察团与敦煌遗书的收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23—31页；何冰琦《奥登堡的西夏佛教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108—114页。
- 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资料》，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 ⑧ 王彦威、王亮《清末外交史料》，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 ⑨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藏敦煌文献艺术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杜丁著，何文津、方文忠译《中国新疆的建筑遗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告（1909—1910）》和几篇关于莫高窟考察的概述性文章<sup>⑩</sup>，近几年来，以俄罗斯为主的西方学术界对奥登堡考察资料、日记、书信的整理和陆续公布为最大限度地还原考察始末提供了原始资料<sup>⑪</sup>。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保存奥登堡中国西北考察日记（1909—1910）和奥登堡中国西北考察笔记（1909—1910）两份重要资料<sup>⑫</sup>。考察日记全称为《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指导下的中国新疆考察日记》，这是一份带有强烈公文色彩的日记，每篇日记中包含俄国委员会要求的抵离时间、抵离地点、人物状态、路况、公里数、花销明细等元素，语言简练，无考察细节描写。考察笔记是奥登堡新疆古迹废墟研究记录，详细记录奥登堡考察期间绘制的遗迹草图和图纸，日记中缺失的1909年9月20—29日活动内容在笔记中有详细的记录，可作为日记的补充（档案编号：L98-100）。

奥登堡首次中国西北考察在俄罗斯历史上意义重大，值得我们关注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以往的研究主要偏重奥登堡两次考察路线、所绘图纸、文献外流、文献价值、所获文物文书的收藏地等，关于奥登堡考察装备的文章更是鲜见。2020年，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公布的奥登堡考察笔记（1909—1910）中夹有一份奥登堡出发前所列装备清单，为我们还原奥登堡中国西北考察的前期准备提供了的重要线索。这也是目前我们了解奥登堡考察队装备情况的唯一原始资料。笔迹为奥登堡用蓝黑墨水手写，时至今日，部分内容因墨迹模糊而难以辨识。

## 一、清单中的摄影器材及立体照相机的使用

摄影在考察中的作用经常被忽略，“有，最好；没有，也无所谓”。摄影作为附加资料是国内外多数学者对摄影至今仍持有的态度。“照片档案在学界并没有很快得以认可。与素描和文学描写不同的是，照片是最严肃的历史档案资料。”<sup>⑬</sup>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中亚考察队非常重视照片档案的保存，摄影师是考察队必备成员，对此很多人表示不解。1892年，杜丁随东方学家巴托尔德到俄属中亚考察时，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就提出过质疑：

⑩ 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Разведочна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1909-1910 гг.* (奥登堡《中国新疆考古及探查活动（1909—1910年）》) ЗВОРАО. 1913 (21). с.10-11. 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Русские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 (奥登堡《俄国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活动》), Казанский музейный вестник. 1921: (1-2). с. 25-30.

⑪ Попова И. Ф. *Перв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1909-1910)* (波波娃《奥登堡首次中国西北考察活动（1909—1910）》),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19 начале 20 века. СПб. Славия. с. 148-158. Попова И. Ф. *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1914-1915)*. (波波娃《奥登堡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活动（1914—1915）》),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19 начале 20 века. СПб. Славия. с. 158-175.

⑫ 原件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⑬ Валерия Прищепова. *К 15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С. М. Дудина-художника, этнограф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АЭ РАН)*. (普利谢波娃《纪念杜丁诞辰150周年——以俄罗斯科学院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史料为中心》),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с. 608-649.

前不久，我从俄属中亚总督那得到消息，巴托尔德和艺术家杜丁在俄属中亚做回鹘文研究，如果他们准备到喀什来，我愿意效劳。我给弗列夫斯基的信中写到，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已向我询问了喀什考察的情况，在一切行动之前需要得到北京政府的授权，并取得护照。难道是巴托尔德猜到了东方部的计划，想做奥登堡和谢尔巴茨基的事。现在帕米尔局势紧张，现在来喀什并不是上策。我想知道，在俄属中亚的畏兀尔人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巴托尔德的考察要带个艺术家？只是为了拍照片吗？如果这样，在俄属中亚有很多可以拍照片的人<sup>⑭</sup>。

彼得罗夫斯基得知考察队专门带一名摄影师作为队员时，非常不理解。当彼得罗夫斯基需要一些遗迹照片时，他的做法是教会阿克萨卡尔或俄商相机的使用方法，派他们去当地拍一些照片。其实，20世纪初，摄影已成为俄国探险队考察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准确传达遗址或废墟的面积、外观，出土文物的形状、受损情况等信息，准确、客观地还原考察现场。19世纪40年代，俄国皇家考古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波波林斯基（А. А. Бобринский，1852—1927）的父兄已开始使用银版照相技术<sup>⑮</sup>。莫斯科大学彼得·伊万诺维奇·塞瓦斯基亚诺夫（П. И. Стъянов，1811—1867）是第一批将摄影应用于考古的学者之一。1858年，塞瓦斯基亚诺夫在巴黎文献研究院作了《珍贵文献保存使用摄影的必要性》报告，全文在俄国皇家考古协会学报中刊发<sup>⑯</sup>。1872年，莫斯科市创建《俄属中亚相册》，含考古学、民族学、工艺学和历史学四部分内容。19世纪80年代起，摄影广泛应用野外考察，1888年，俄国皇家考古协会授予巴尔谢夫斯基（И. Ф. Барщевский）银质奖章，以奖励他对古迹进行照片采集所作的贡献<sup>⑰</sup>。19世纪90年代起，摄影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考古。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现场拍摄的照片已经成为考察报告的必要组成部分。照片档案可以达到还原考古过程、记录文物或手稿出土时状态的目的。1893—1915年，艺术家、民族学家、探险家、奥登堡第一次中国西北考察队主要成员杜丁（С. М. Дудин）参加了俄国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俄国委员会、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分馆、考古委员会组织的多次中亚考察，负责收集古代遗迹、废墟以及民族学照片档案资料。1893年，摄影师杜丁随历史学家巴托尔德沿七河州、塔尔巴哈台州和中国新疆一线找寻基督教古墓、遗迹和题字。1895年夏，杜丁随建筑学家波克雷什金（П. Н. Покрышкин）到撒马尔罕考察，详细记

⑭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Бухарина М. Д. Мясникова В. С. Тункиной И. 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и Монголия.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 конце 19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20 века. Том 4: Материалы Русских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1909-1910 и 1914-1915 гг. Академика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布哈林等主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疆和蒙古历史研究——奥登堡的中国西北考察活动(1909—1910; 1914—1915)》) Москва. Индрискс. 2020. с. 533.

⑮ Аветян Н. Ю. Миролобова Г. А. Петров Т. А. *Дазерротип: каталог коллекции.* (阿维杰等《银版照片技术整理目录》)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СПб. 2012. с. 40-47.

⑯ Севастьянов П. И. *О светопис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谢瓦斯基亚诺夫《考古中灯光技术的使用》) Известия ИРАО. СПб. 1859. с. 257-261.

⑰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Истор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за первое пя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1846-1896.* (维谢洛夫斯基《俄国皇家考古协会史(1846—1896)》) СПб. 1900. с. 201.

录了撒马尔罕遗迹和废墟的整体和局部细节照片。1905—1907年，在俄国委员会的授权下，杜丁又完成了两次撒马尔罕考察，带回了大量珍贵照片。“单拍摄米尔扎·乌鲁格别克（Мирза-Улугбек）就用光了170张胶片。”<sup>⑮</sup>1908年，杜丁随著名建筑史学家罗曼诺夫到撒马尔罕考察。几个月内，杜丁完成了郊区清真寺的拍摄工作，和水墨画的绘制。在经费紧张、考察成员有限的条件下，摄影师始终是俄国中亚考察队的重要成员，可见俄国对照片档案资料收集的重视。杜丁对考察途中拍摄的照片要求很高，他曾因拍摄某个场景时发现所需的设备不在身边而不惜花费时间等待从圣彼得堡寄来新的设备和底片<sup>⑯</sup>。

1909年6月，根据沙皇最高指令，奥登堡负责带队完成俄国委员会筹划的中国新疆考察（1909—1910）。1909年6月6日<sup>⑰</sup>，考察队从圣彼得堡出发，而后乘火车到奥姆斯克，再乘船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考察队拿到了装满设备的包裹，6月22日进入中国境内的塔城。考察队最初成员有5人，考古学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卡门斯基（В. И. Каменский）的任务是对挖掘文物进行研究，他是凯尔钦博物馆的萨姆索·彼得洛维奇·彼得林科（С. П. Петренко）的助手。到中国新疆的路漫长而艰难。卡门斯基和彼得林科因病中途回国。杜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当时的情况：

我们从中国边境向东走了600俄里到达乌鲁木齐，我们来得太晚了，这里现在热得难以忍受。先是彼得恩科病了，之后卡门斯基难以忍受骑行的炎热，变得焦躁不安，两人不得已都回去了，只剩下我们三个继续赶路<sup>⑱</sup>。

进入乌鲁木齐后，考察队实际上只剩3名队员，队长奥登堡（С.Ф. Ольденбург）负责统筹考古研究工作，山地工程师斯米尔诺夫（Д. А. Смирнов）负责古代遗迹的测绘和洞窟平面图的绘制，艺术家兼摄影师杜丁负责拍摄照片和临摹壁画。奥登堡认为考察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先进）技术支持和出发前充分地准备<sup>⑲</sup>。如果考察队邀请的摄影师对科研考察的了解不够充分，知识水平仅局限于本专业是不够的。此外需要长时间背负笨重的摄影设备也会使摄影师感到不适，因此对摄影师的要求格外高。具备丰富中亚考察经验的摄影师杜丁具备新疆考察所需的全部素质，满足这次科研考察的所有要求。

奥登堡认为格伦威德尔临摹的图片不够准确，应该使用相机。出发前奥登堡详细列出了需要携带的摄影器材。清单上，奥登堡根据相机类型和胶片尺寸分为ABCD四组。摄影器材在整个清单中占有很大分量，笔者猜测这部分清单应该是征求过杜丁的意见。

（A）德国格罗布斯户外照相机18×24+6个暗箱、带子、皮盒；德国产相机18×24+3个暗箱；防水保护套；三脚架、（三脚架）保护套；高兹镜头，焦距/光圈300保护盒；蔡司镜头，焦距/光圈182，保护盒；蔡司镜头，焦距/光

⑮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档案编号：АРАН. Ф. 148. Оп. 1. Ед. хр. 50. Л. 38об。

⑯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民族学档案馆，档案编号：АРЭМ. Ф. 1. Оп. 2. Ед. хр. 245。

⑰ 文中关于奥登堡考察日记中的日期均为俄历日期，换成公历需在俄历日期上加上13天。

⑱ 原件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64. Л. 37。

⑲ 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奥登堡《俄国的新疆考察（1909—1910）》) СПб. Имп. Акад. Наук. 1910. с. 5.

图144, 保护盒; 英国桑顿匹克快门; 2个备用手捏橡胶; 6个备用胶囊零件; 8张显影盘、6张混凝纸; 立式色彩清洗器; 闪光灯; 天平和砝码; 显影剂; 滴管; 双层遮光罩; 备用磨砂玻璃; 桑顿匹克快门。

(B) 德国格罗布斯照相机 $13 \times 18$ +6个暗箱; 防水保护套三脚架; 高兹镜头, 焦距/光圈240、保护盒; 蔡司镜头, 焦距/光圈112、保护盒; 8张显影盘; 6张混凝纸; 立式清洗器; 信号灯; 天平和砝码; 闪光灯; 滴管; 遮光罩。

(C) 立体照相机 $45 \times 107$ +24组暗箱; 仪器箱; 三脚架; 2组适配器; 2组磨砂玻璃; 4组玻璃水箱( $\times 2$ ); 描图用木框; 胶木框。

(D) 德国柏佰折叠相机 焦距/光圈 $6.5 \times 9$ ; 12组暗箱保护套; 磨砂玻璃; 1组适配器; 地理分部的三脚架<sup>②③</sup>。

清单上所列不同类型相机计6台, 其中德国相机4台, 立体照相机2台, 不同规格暗箱51组, 各类零件计49件。按照胶片尺寸, A组为拍摄画面 $18 \times 24$ 毫米的德国格罗布斯户外照相机和另一台德国品牌照相机, 分别配有6组和3组暗箱。相机使用20世纪初欧洲知名光学仪器德国高兹和蔡司相机镜头。快门选择1888年建厂的英国桑顿匹克快门, 以其特有的卷帘式拉线触动占领欧洲市场。清单上除了相机相匹配的三脚架、手捏胶囊、闪光灯、遮光罩、清洗器等零件, 还有冲洗照片所需显影剂、滴管、显影盘, 甚至相机及其配件的保护套也逐一列出。B组清单中的德国格罗布斯照相机拍摄画面为 $13 \times 18$ 毫米, 附带6组暗箱, 镜头依旧使用德国高兹镜头和蔡司镜头, 镜头配备保护盒, 还有用于照片冲印的滴管、显影盘和混凝纸, 以及相机周边零件, 含立式清洗器、信号灯、闪光灯、遮光罩。C组包括立体照相机两台, 画面尺寸为 $45 \times 107$ 毫米, 暗箱多达24组。除必备的三脚架和适配器外, 还配有易碎的磨砂玻璃和难以携带的玻璃水箱。D组为便于携带的德国产柏佰折叠相机(Бэбэ)一台, 暗箱12组, 及相匹配的保护套、磨砂玻璃、适配器、三脚架。从清单可以看出, 考察队作了在当地冲洗 $18 \times 24$ 毫米和 $13 \times 18$ 毫米照片的准备。A组和B组相机分别配有刚刚问世3年不到的闪光灯。

值得注意的是, 考察队在吐鲁番考察中使用了立体摄影器材拍摄了立体照片<sup>②④</sup>。立体照相机的使用让新疆古代遗迹、文物、壁画更加生动形象, 突出了画面的立体感, 相对于平面照片, 更加精准地反映遗迹或文物的构造及特点。笔者查阅了考察队员1909—1910年野外考察记录和考察日记, 确有立体相机使用记录。奥登堡到达焉耆后在日记中记下:“(1909)8月6日, 拍了3张立体相片。”<sup>②⑤</sup>1909年8月5—15日, 3次使用德国产便携柏佰相机。“(1909)8月4日, 用柏佰相机拍摄了8和9的照片。”<sup>②⑥</sup>根据图片所指, 序号8和9分别为麻扎和门栓。“(1909)8月5日, 用柏佰相机给我们的午餐拍了照片。”<sup>②⑦</sup>

②③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 档案编号: 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69об. Л. 170, Л. 170об. Л. 171。

②④ 20世纪初的立体照片是并列放置的两张一模一样图像, 通过特殊光学仪器观察, 就可以得到一张立体画面。

②⑤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 档案编号: 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219об。

②⑥ 原件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 档案编号: 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219об。

②⑦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 档案编号: 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98。

“（1909）8月15日，用柏佰相机拍了几张照片。”<sup>28</sup>折叠相机相对而言方便携带，更便于随手拍摄记录考察途中的工作生活。笔者在奥登堡1909—1910年考察日记中未见德国格罗布斯户外相机的使用记录，也许是因为过于日常或频繁使用而未做记录。

奥登堡首次中国西北考察结束后向博物馆移交了600余张立体胶片，其中有从圣彼得堡到吐鲁番沿路见到的草原、山脉、人物等<sup>29</sup>。奥登堡敦煌考察（1914—1915）延续了立体照相机的使用。笔者在奥登堡敦煌考察日记中查到了8次使用立体照相机拍摄洞窟内立体照片的记录，队员临摹了洞窟内的壁画，仔仔细细记录下洞窟的内部装饰花纹，用相机和立体照相机拍摄洞窟内的雕塑。在考察队主要成员摄影师杜丁的日记中更是查到了51次使用立体照相机对5a号（D.143）<sup>30</sup>、25号（D.166,167,168）的壁龛及洞窟内物件、27号（D.169）、29号（D.170）洞窟的花纹、20号（D.127）、22号（D.126）入口处色彩艳丽的花纹、24号（D.125）、26号（D.124）、31号（D.171）洞窟的前室、33号（D.172,D.173）洞窟的前室、41号（D.180）洞窟、45号（D.182）洞窟、47号（D.184）洞窟、51b号（D.188,D.189）洞窟前室、51g号（D.187）洞窟、121c号（D.41）洞窟、128号（D.38）洞窟、134号（D.34）洞窟、135a号（D.33）洞窟、135b号（D.32）洞窟、135c号（D.31）洞窟外观、135d号（D.30）洞窟外观、136f号（D.419）洞窟、136h号（D.417）洞窟、136j号（D.415）洞窟、136k号（D.414）洞窟、136f号（D.419）洞窟的第三层、135g号（D.26）洞窟的第一层、137a号（D.302）洞窟、137m号（D.315）洞窟、140a号（D.409）洞窟、141号（D.326）洞窟、145a号（D.400）洞窟、145b号（D.399）洞窟、146b号（D.396）洞窟、148a号（D.392）洞窟、150a号（D.389）洞窟、153号（D.388）洞窟、158a号（D.383）洞窟、158c号（D.381）洞窟的右侧墙壁、159a号（D.345,D.346）洞窟、159c号（D.350）洞窟的外貌、163号（D.16, D.17）洞窟、171d号（对应编号无）洞窟外貌进行拍摄的记录<sup>31</sup>。1914年10月24日，杜丁、比尔肯别尔克、斯米尔诺夫离开敦煌提前返程，奥登堡带罗姆别尔克和哥萨克兵留下继续清理洞窟。1915年1月27日，罗姆别尔克在考察日记中写下，“1915年1月27日<sup>32</sup>，6点起床。最后一次为千佛洞拍摄立体照片。”<sup>33</sup>据此可见杜丁给罗姆别尔克留下了至少一台立体照相机用于洞窟拍摄。1915年3月10日<sup>34</sup>，奥登堡

<sup>28</sup>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229об。

<sup>29</sup>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档案编号：АРАН. Ф. 148. Оп. 1. Ед. хр. 83. Л. 157。

<sup>30</sup> 括号外为奥登堡笔记中洞窟编号，括号内为敦煌研究院编号。

<sup>31</sup>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Бухарина М. Д. Мясникова В. С. Тункиной И. 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и Монголия. *Материалы Русских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1909-1910 и 1914-1915 гг. Академика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布哈林等主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疆和蒙古历史研究——奥登堡的中国西北考察活动（1909—1910；1914—1915）》) с.176-178.

<sup>32</sup> 1月27日为俄历，换成公历需加13天，即1910年2月5日最后一次为洞窟拍摄立体照片。

<sup>33</sup>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Бухарина М. Д. Мясникова В. С. Тункиной И. 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и Монголия. *Материалы Русских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1909-1910 и 1914-1915 гг. Академика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布哈林等主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疆和蒙古历史研究——奥登堡的中国西北考察活动（1909—1910；1914—1915）》) с.197.

<sup>34</sup> 换算成公历，奥登堡和罗姆别尔克到达交河故城的时间应是1915年3月23日。

和罗姆别尔克离开吐鲁番前往交河故城，罗姆别尔克用立体照相机拍摄了交河故城的照片，“7：45离开吐鲁番，8：45到达交河故城。用立体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sup>⑤</sup>。此后，杜丁在撒马尔罕考察中也使用了立体拍照技术。1918年，杜丁向俄国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捐赠了1917年前到撒马尔罕考察期间拍摄的立体照片<sup>⑥</sup>。

## 二、清单中的测绘、临摹和挖掘工具

对吐鲁番的古代遗迹进行测绘是奥登堡考察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清单中的测绘工具有：

特殊罗盘仪（测量角度）；三脚架，防水保护套；别里科夫手册；布鲁顿指南针<sup>⑦</sup>；带绳麻布卷尺（7俄丈）；卷尺（1俄丈）；折叠量角器（1米）；折叠量角器（2米）；标尺；三角尺；三角板；□□小型机器；铅笔刀；2块橡皮；文具（1支铅笔，5支□□，3把小毛刷，1本笔记本，1本绘画本（可能用于平时素描），每人两本笔记本；山地指南针；信纸；2个铅锤；钢条；2个油罐；绘图仪器；6支橡胶三角板；3支木质三角板；2支橡胶标尺（1俄尺）；2支木质标尺；维特科夫斯基指南；普尔热瓦尔斯基对数；高度表；一把铅笔刀；三角尺；木板；平板仪；三脚架；2块绘图板；1个麻布卷尺；毫米方格纸；蔡司放大镜；2个圆形放大镜；计步器；山地指南针；3盒图钉；2盒夹子；1瓶照相用药水；卷尺；7个盒子；4本笔记本；每人两本练习册；15本漆布面本子；1瓶墨水；300个信封和信纸410张<sup>⑧</sup>。

这是一次带有侦查性质的考察活动。考察队完成了新疆古代遗迹和近10处古废墟的勘察，同时对几十座佛教寺庙和洞窟进行了测绘。清单中列出了测量长度的卷尺、标尺共9件，不同规格量角器3件，此外还有重要测绘仪器平板仪、高度表、绘图仪器、计步器、山地指南针等。“别里科夫手册”原文作“Руководство Беликова”，笔者猜测为名为别里科夫的测绘学家编著的测绘参考书，极有可能是俄国著名教育学家、测绘学家别里科夫·谢尔盖·彼得洛维奇（Беликов, 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1850—?），他1892年出版《军事测绘》<sup>⑨</sup>，1894年出版专著《大地测量学》。退休后，别里科夫投身于教育事业。“维特科夫斯基指南”系军事工程师、测量学家、地形测绘师维特科夫斯

⑤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Бухарина М. Д. Мясникова В. С. Тункиной И. 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и Монголия. *Материалы Русских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1909-1910 и 1914-1915 гг. Академика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布哈林等主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疆和蒙古历史研究——奥登堡的中国西北考察活动（1909—1910；1914—1915）》) с. 197.

⑥ 原件保存于俄罗斯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档案编号：МАЭ. Колл. 2696。

⑦ 布鲁顿指南针，此处应为奥登堡笔误，原文作“Торнтон”，正确写法为“Брантон”，系美国老牌指南针生产品牌“brunton”。大卫·布鲁顿（David W. Brunton）于1894年发明了精密且易于携带的指南针。

⑧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1 об, Л. 172, Л. 172об。

⑨ Беликов С. П. *Военная топография.* (别里科夫《军事测绘》) Москва. Изд. склад. 1892.

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Вит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6—1924）撰写的测绘参考书。1878—1908年，维特科夫斯基就职于俄国科学院总部军事部门，1891年，维特科夫斯基加入俄国皇家地理协会，1897年受聘为圣彼得堡大学教授，1915年任总部科学院领导职位，1909年前出版的主要著作有1881年和1882年版的《军事测绘》，1893年和1911年版的《实地测量》，1904年出版的《测绘学》和1907年出版的《制图学》，因奥登堡及其他考察队员日记中均未提到这本指南，很难确定奥登堡指的是以上四本中的哪一本。“普尔热瓦尔斯基对数”为俄国数学家，教育学家，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弟弟普尔热瓦尔斯基·叶弗盖尼·米哈伊洛维奇（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44—1925）所著的数学参考书《五位对数表和三角函数》，此书1868年出版，1892年、1895年和1909年三次再版。考察队共完成近150张古代遗迹和洞窟草图的绘制<sup>④①</sup>。

杜丁的第二项任务是对石窟中的壁画进行临摹，先于俄国探险队出发的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也使用了临摹的方式记录中国库车和吐鲁番的珍贵遗迹，在临摹过程中深化对壁画线条、花纹和内容的理解，完成从壁面向纸面的转化。考察队携带的临摹工具清单如下：

□□油画布、颜料；水彩画箱；水彩画颜料；画笔盒；水杯；14支水彩画笔；24支B号铅笔；24支HB铅笔；12支H号铅笔；5瓶墨水；折叠小刀；描图纸7卷×10米（70米）；描图纸7卷×20米（140米）；图画纸；2本相册本；描图布；白色颜料<sup>④②</sup>。

考察队主要使用油画、水粉画、白描三种方式记录古代遗迹。1908年，杜丁刚刚完成撒马尔罕的建筑史考察，考察期间绘制了《沙赫兹德·墓地》等油画作品<sup>④③</sup>。1909—1910年，杜丁同样使用了绘画的方式记录中国西北的古代废墟和遗迹，考察队走访了焉耆、吐鲁番和库车。1909年8月29日至9月20日，杜丁对交河故城中“完整保存的花纹”和石窟壁画进行了临摹<sup>④④</sup>。9月29日起，考察队开始对吐鲁番周围的柏孜克里克等地进行考察，杜丁“完成的临摹作品加起来一共有20米长，拍了800多幅大照片，这还不算小幅的”<sup>④⑤</sup>。1909年11月27日，考察队员将装有临摹画的29号箱整理完毕，在俄国驻乌鲁木齐和塔城领事馆的协助下，将新疆珍贵收藏品和临摹画以贸易商品的名义随商队沿新疆北部贸易通道经塔城运输出境<sup>④⑥</sup>。临摹画卷和测绘图现存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东方部。

④①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档案编号：АРАН. Ф. 148. Оп. 1. Ед. хр. 53. Л. 128。

④②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3。

④③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艺术学院科研博物馆，档案编号：МАХ. Ж-2249。

④④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62. Л. 1-86。

④⑤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64. Л. 37。

④⑥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Бухарина М. Д. Мясникова В. С. Тункиной И. 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и Монголия. *Материалы Русских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1909-1910 и 1914-1915 гг. Академика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布哈林等主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疆和蒙古历史研究——奥登堡的中国西北考察活动（1909—1910；1914—1915）》) с. 180。

我们再来看清单中的挖掘工具和日常工具：

探土钻3只；曲柄钻3只；叉子4把；凿子2只；防水布（2.5×3米）1张；折叠椅2把；锥子2把；手钻3只；平嘴钳1把；剪子1把<sup>④⑥</sup>。

锯条4支；带刀刃锯条3支；斧子2把；螺丝刀3把；螺丝5盒；芬兰刀2把；钳子2把；尖口钳子、平嘴钳2把；木工刨1把；手钻2把；锉6把；锯子2把；钢条2把；凿子2把；焊铁1块；硬毛刷子2把；折叠伞2把；芬兰刀2把；铅笔刀2把<sup>④⑦</sup>。

我们注意到挖掘工具实际上只有四种小型工具：探土钻、曲柄钻、凿子和锥子。事实在考察队员日记中单“挖掘”一词就出现了91次，每到一处，考察队都会进行挖掘。在七个星，奥登堡亲自进行了挖掘，发现了造型别致的泥塑佛像和石质佛像。1909年11月9日，奥登堡在木头沟发现了公元8—9世纪的中古波斯语摩尼教文献残片<sup>④⑧</sup>。考察期间奥登堡共获手稿近100份，其中主要为挖掘所获残片，有一半是回鹘文手稿残片，还有部分汉文、粟特文、梵文手稿，部分残片为奥登堡在吐鲁番及其周边所获。此外还有一些法律文书、土地买卖契约、税单、债条等。考察队携带挖掘工具不多的原因是出发前作了雇佣当地工人和使用领事馆哥萨克兵进行挖掘的打算。1909年8月4日，考察队离开乌鲁木齐领事馆时已由3人增加到8人，其中就包括沙皇亲令乌鲁木齐领事馆派出保护考察队安全的哥萨克兵西兰季耶夫（Силантьев）和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4名工人和两名哥萨克兵从6点挖到7：30。”<sup>④⑨</sup>奥登堡在1909年8月26日的日记中也写到以3.5钱的价格雇佣了7名工人：

来了5个工人，2个老实，另外3个不好。再加上还有一开始就为我们干活的马苏姆阿訇（Маасум-ахун）和店长，在我和鲍苏克的监视下，他们对左侧走廊进行挖掘。我对工人日程作了如下安排：6：00—7：30挖掘，7：30—8：00喝茶，8：00—12：00挖掘，12：00—2：00午餐；2：00—6：00挖掘。因物价上涨，我同意将工钱从3钱涨到3.5钱。需要更大规模挖掘时，我们会雇更多的工人<sup>④⑩</sup>。

挖掘工作从清晨6点开始至晚19：30结束，除了2.5小时吃饭休息，工人每天挖掘时间近10小时。奥登堡首次考察共带回30多箱收集品，包括壁画、木制或青铜小雕像等艺术品，近百件文献残片，1500多张寺庙、洞窟照片<sup>④⑪</sup>。虽然考察队也剥走了一些精美的石窟壁画，我们在清单中未见剥壁画需要的胶水和专业工具，似乎可以断定剥壁画并非此行的初衷和主要目的。

④⑥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3об.

④⑦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3об.

④⑧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30. Л. 31 а, б.

④⑨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об.

④⑩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6об.

④⑪ Попова И. Ф. *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1914-1915)*. (波波娃《奥登堡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活动（1914—1915）》) с. 148.

### 三、清单中的防御武器、食品、药品和礼品

在俄国沙皇的庇护下，奥登堡的中国考察之行得到外交部、军事部、科学院、俄国委员会、俄国皇家考古协会的鼎力支持。1909年4月28日，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向考察队赠送了3把左轮手枪和4支步枪作防护之用。市长办公室发布的第2216号文件上写道：

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为奥登堡考察队配备3把左轮手枪和4支步枪，2名随从，由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转交考察队<sup>⑤2</sup>。

奥登堡清楚地知道19世纪末中国西北边界并不太平，需要携带枪支用于防身。1894年，法国政府资助的第一支远赴新疆探险队队长杜特雷依在探险途中遇难的消息传到俄国领事馆，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向外交部内务司汇报了此事，同时提出加强领事馆军事力量的要求。当时和彼得罗夫斯基保持频繁书信往来的奥登堡肯定也有所耳闻。在装备清单中，奥登堡列出的防御武器有：

毛瑟枪（含肩带、枪套、枪膛通条）子弹200发；柯尔特式手枪（含枪套、弹仓、枪膛通条2件）子弹200发；史密斯维森手枪（含枪套）子弹200发；散弹枪（含枪套、肩带）25只弹筒、300发子弹；枪膛通条，雷管两箱；润滑油3支<sup>⑤3</sup>。

奥登堡计划携带手枪2支，德国产步枪1支，散弹枪1支，子弹900发，雷管2箱。我们发现清单中并没有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配备的3把左轮手枪和4支步枪，可见清单是在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文件发布之前，也就是1909年4月28日前所列。这些枪支仅作防身之用，笔者在奥登堡考察日记和考察笔记、杜丁考察日记中均未查到关于枪支使用或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的描写，领事馆的周到安排、对沿途官员的打点和阿克萨卡尔的协助让枪支无用武之地。

清单中的储备食物很少，只有“肉汤（罐头）100g；干蘑菇2磅；巧克力12磅；可可12磅；浆果汁；柠檬酸”<sup>⑤4</sup>。杜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储备食物不足产生的窘境：

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不知道迁到哪里去了，我们没有羊肉吃，只能靠面包和米饭过活。路上带的罐头都化掉了，肉也都变质了，鱼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从当地的中国人那拿到一些干粮，像是小麦饼上涂了一层洋葱碎，刚开始吃不下，后来也就习惯了<sup>⑤5</sup>。

到达中亚后，考察队因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迁徙而没有肉吃，携带的罐头和肉制品因天气炎热变了质。考察队只能从当地居民中要些干粮果腹。之所以没有准备过多的食品，一是进入中国地界塔城前，考察队均在俄国疆域内行走，且中亚游牧民族也以肉食为主，每到一处都会有充足的补给。1909年6月22日，考察队进入中国边境后有俄国

⑤2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2. Л. 9。

⑤3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4об。

⑤4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5об。

⑤5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64. Л. 37。

驻塔城领事馆和驻乌鲁木齐领事馆的接待和协助。在塔城，考察队买了马匹和生活必需品。塔城领事季雅科夫为考察队雇佣了翻译萨尔塔人侯侯<sup>⑤⑥</sup>。1909年6月29日，考察队离开塔城赴乌鲁木齐，8月4日，乌鲁木齐领事科洛特科夫接待了考察队一行<sup>⑤⑦</sup>。奥登堡在考察日记中提到：“在领事馆，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科洛特科夫的热情接待让我们有回家的感觉……出发前领事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sup>⑤⑧</sup>奥登堡所言“一切”包括领事馆为考察队雇佣了厨师扎哈里<sup>⑤⑨</sup>，这就解决了考察全程的餐食问题。1909年8月17日，考察队离开乌鲁木齐赴焉耆，队员由3人增加到8人，包括厨师扎哈里，翻译侯侯，2名哥萨克兵和1名饲养员。二是阿克萨卡尔为考察队提供了食宿。1909年10月24日，斯米尔诺夫和杜丁提前返程，奥登堡带着翻译侯侯和厨师扎哈里留下继续工作，完成对连木沁的考察后即向库车出发，1909年12月19日到达库尔勒，住在穆罕默德在库尔勒的家中，相继完成对克孜尔、奇里什、库木吐喇的考察。1910年1月12日，奥登堡离开库木吐喇返回圣彼得堡。1909年12月7日，杜丁到达塔城后给奥登堡的信里写道：

正如您所见，我们到了塔城。您目前到哪儿了？也许正在库尔勒穆罕默德（阿克萨卡尔）的家里，他用美味的饺子招待您<sup>⑥⑩</sup>。

穆罕默德全名为哈里·穆罕默德·拉赫姆德（Халь-Мухаммед），系俄属中亚城市马尔吉兰的萨尔塔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国领事馆在俄商聚居区挑选“忠实的臣民”作为负责贸易事务的商约阿克萨卡尔，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贸易情报，从当地商人中征收税金上交俄国驻地领事馆，而后通过领事馆上交俄国国库。哈里·穆罕默德即是这样的角色，任库车商约期间，作为俄国在疆利益代表的哈里·穆罕默德为俄国考察队提供了多次协助。1908年以前，哈里·穆罕默德和俄国委员会就建立了联系。1908年10月24日，俄国委员会主席拉德洛夫（В. В. Радлов）向沙皇尼古拉二世申请授予库车贸易长哈里·穆罕默德“勤勉”银质奖牌，以表彰他多次向俄国科研考察队提供服务。1908年11月17日，俄国外交部授予俄国公民哈里·穆罕默德·拉赫姆德荣誉长袍，以奖励他作为库车贸易长期间所作贡献<sup>⑥⑪</sup>。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先后在伊犁、塔城、喀什、乌鲁木齐建立领事馆，1896年，俄国驻吐鲁番领事馆迁往乌鲁木齐。1909年奥登堡首次中国西北考察围绕领事馆以东的焉耆、吐鲁番和库车三地展开，无论是领事，还是领事秘书、领事馆医生、都不可能长时间离开领事馆为考察队提供协助。以阿里·穆罕默德为代表的阿克萨卡尔自然成为服务奥登堡考察队的首要人选，他们不但为考察队提供了食宿，解决了考察队风餐露宿的问题，还为考察队寻找挖掘工人，购买文书，提供当地风土人情等信息，是考察队全程的重要

<sup>⑤⑥</sup> 奥登堡叫他鲍苏克，全名为鲍苏克·杰米洛维奇·侯侯（Босука Темирович Хохо）。

<sup>⑤⑦</sup>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86. Л. 30-31。

<sup>⑤⑧</sup>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62. 7об. Л. 8。

<sup>⑤⑨</sup> 扎哈里全名为扎哈里·伊万诺夫·麦耶迈洛夫（Майемеров Захари Иванович），他给奥登堡的信中记录的地址为：吉尔吉斯塞米巴拉金斯克州扎伊桑斯基县8号。

<sup>⑥⑩</sup>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3. Д. 547. Л. 3-4。

<sup>⑥⑪</sup>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148. Оп. 1. Д. 51. Л. 111, 114-114 об。

线索来源。

20世纪初，新疆主要流行病有传染病鼠疫、天花、伤寒、霍乱、麻疹、流行性感  
冒、感染性腹泻等<sup>②</sup>，考察队在疆时间准备的药品有：

奎宁；阿司匹林；乙酰对氨基苯乙醚；碘酒；阿片酊；升汞溶剂；硼酸；脱  
脂棉；单宁；铋制剂；泻药；花露水；氨水；薄荷肥皂；珂珞酊；膏药，创可  
贴；芥末膏；医用纱布；可卡因；苏打；胶囊；酒石酸；肥皂；酚酞<sup>③</sup>。

携带药品均为西药，按用法可分为内服和外用两类。内服药中的奎宁用于治疗疟原  
虫感染；乙酰对氨基苯乙醚具有解热、镇痛作用；阿司匹林用于发热、疼痛；阿片酊用于  
腹泻，镇咳；单宁对眼镜蛇等毒素有很强的解毒作用（也可用于毒蛇咬伤时的伤口清  
洗）；铋剂广泛用于治疗消化性溃疡、治疗腹泻；苏打治疗胃酸过多，消化不良，溶于  
水可涂抹于蜂虫叮咬处缓解疼痛，治疗便秘的酚酞也在清单之列。外用药中的硼酸对多  
种细菌、霉菌均有抑制作用，高锰酸钾可用于治疗急性皮炎或急性湿疹；氨水、升汞可  
用于皮肤消毒；珂珞酊用于密封瓶塞和防护创伤；芥末有很强的杀菌功能，可以起到杀  
菌和消灭消化系统寄生虫的作用；可卡因用作表面局部麻醉剂；薄荷肥皂有驱蚊之用。  
此外，常用药品脱脂棉，医用纱布，防蚊虫的花露水也在考虑之内。

礼品部分只有标题，内容为空。1905年，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学报上刊登了  
《奥登堡、克莱门茨、维谢洛夫斯基的新疆考察预算》，其中明确写到礼品预算为300  
卢布。

五人到吐鲁番路费：2500卢布（人均500卢布）；10匹马：500卢布；工  
人（带马匹）每月工钱：15卢布，共计750卢布；每人/每匹马/天1卢布，计10  
人，共计3000卢布；照相设备：1700卢布；地方政府官员礼品：300卢布；其  
他花销：1000卢布；购买古代手稿文书：1500卢布<sup>④</sup>。

这说明考察队确实准备了礼品，可能因当时礼品未定而没有写进清单。1909年9月  
29日至11月中旬，奥登堡一行用近一个半月时间完成对吐鲁番及其周边古代遗迹的考  
察，奥登堡考察日记中记录了考察队对当地官员的拜访和打点。

1909年10月5日，我们为地方官准备了礼品：呢子、两盒糖果、肉罐头和两  
盒罐头，我决定带上哥萨克兵拜访地方官。鲍苏克·杰米洛维奇责备地方官过  
于傲慢。我们用心准备了礼物，地方官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40岁  
左右的汉人，看上去不是很聪明。访问加上路程一共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sup>⑤</sup>。

吐鲁番地方官员热情地接待了考察队一行。考察队为吐鲁番地方官员准备了呢子、  
糖果、肉罐头，可以说，这份礼品略显随意。完成吐鲁番考察后，杜丁和斯米尔诺夫返  
程，奥登堡带着翻译侯侯继续去库车考察，途经焉耆和库尔勒，奥登堡派翻译侯侯分别  
于12月1日和8日拜访了焉耆和库尔勒官员。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新疆通志·卫生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6об。

④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22。

⑤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24。

科尼沙尔是阿古柏时代所建城市。1909年12月1日，派鲍苏克取邮件，而后带礼物上门拜访地方官<sup>⑥⑥</sup>。

1909年12月8日10:10来到塔别利加，3:45叫醒所有人，6:30出发。1:30到达焉耆。给地方官赠送了礼物<sup>⑥⑦</sup>。

1909年12月19日，奥登堡到达库车，5天后让翻译侯侯带着礼物去衙门拜访。“1909年12月24日，鲍苏克带着礼物去了衙门。”<sup>⑥⑧</sup>他们在库车工作到次年一月才返程。

奥登堡敦煌考察日记中对打点地方官员也作了详细记录。1914年7月3日，季雅科夫和领事馆护卫队在乌鲁木齐城外8俄里迎接奥登堡考察队一行。7月3日至12日，考察队住在领事馆的西侧厢房，他们购置了马草、对马车进行了检修，见了当地中国官员<sup>⑥⑨</sup>。奥登堡在7月11日的日记中写下：

7月11日，今天由米兴和马诺兴值班，马诺兴5点开始检查装备。预先支付阿赫穆扎100卢布。为地方官买了呢子和香水<sup>⑦⑩</sup>。

到达乌鲁木齐领事馆后，考察队在当地购买了呢子和香水用于之后的行程打点沿途官员。斯米尔诺夫在1914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为感谢哈密王官员提供马匹饲料，向王官员赠送一套俄式茶碗以示感谢。

哈密的王官员带着官兵拜访了我们，我们也去拜访了他，和他抱怨到哈密到安西州的路是我们走过的最艰难的道路。这段路我们走了整整11天，每间驿站都没有吃的供应。2个驿站的水苦涩不堪，我们需要提前准备6大车的饲料。王官员答应帮我们准备所需。我们送他一套带托盘的银质茶碗作为纪念，银勺上带有金属色的装饰花纹。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这份礼品<sup>⑦⑪</sup>。

奥登堡第一次考察结束后给的信中为礼品不足而感到遗憾，第二次考察所带礼品应该是充足的。此外，清单中列出各类箱子、背包共27个。使用不同的木箱装感光板、临摹图、显影剂、古文书、临摹图和工具，非常精细。

驮包6个；手提箱5个；床单（装入防水套）5张；装床单的大袋子1个；圆皮包3个，扁皮包1个；（装感光板）木箱7个；（装临摹图<sup>⑦⑫</sup>）木箱1个；（装显影剂的）木箱2个；工具箱2个<sup>⑦⑬</sup>。

生活用品中，除了俄国人必不可少的茶壶和咖啡壶外，理发剪和剃须盒也在考虑之列。考察队还随身携带望远镜、放大镜、防尘眼镜、圆形镜片眼镜、夹鼻眼镜、烟色眼

⑥⑥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39об.

⑥⑦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43об.

⑥⑧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53.

⑥⑨ 奥登堡把县长称为地方官，详见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奥登堡《俄国的新疆考察（1909—1910）》）。

⑦⑩ 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奥登堡《俄国的新疆考察（1909—1910）》）. с. 420.

⑦⑪ 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奥登堡《俄国的新疆考察（1909—1910）》）. с. 421.

⑦⑫ 此处为奥登堡笔误，误将калька（俄语“临摹图”）写成калека。

⑦⑬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4об.

镜等光学仪器25件。

理发剪2把；剪刀4把；铜制茶壶2把；咖啡壶1把；过滤器1件；密封塞2个；圆形玻璃杯1个；小吃杯子1个；剃须盒1个；暖水瓶2个；剃须盒3个；刀叉、勺子、茶勺6副；厨具1套；木质茶叶罐2个；茶巾12张；茶柜2张<sup>④</sup>。

蔡司望远镜、保护套、带子4个；放大镜1副；防尘眼镜4副；防尘圆形镜片眼镜4副；圆形镜片眼镜8副；杜丁的眼镜3副；夹鼻眼镜3副；烟色眼镜1副<sup>⑤</sup>。

关于考察队员所带个人物品清单，因篇幅数所限，此处不再赘述。

## 结 语

奥登堡考察队出发前对所面临风险、困难、目的地环境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评判，从清单目录的编排可以看出，收集照片档案、临摹壁画、清理散落的壁画和文献残片是考察队工作的主要方式。奥登堡在两次考察中使用了德国高兹镜头、蔡司镜头、英国桑顿匹克快门和立体照相机对交河故城和莫高窟D170等50个洞窟进行了拍摄，回国后向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移交了600余张立体胶片和1500余张照片，丰富了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的馆藏，为研究俄国探险队百年前在中国西北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考察队使用油画、水粉画、白描三种方式记录中国库车和吐鲁番的珍贵遗迹，完成了壁画和各式花纹图案从壁面向纸面的转化，保留了新疆古代遗迹，特别是洞窟壁画百年前的原本样态，为库车、吐鲁番等地遗迹的保存修复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史地结合的考察风格是奥登堡探险队的主要特点，从所携带的测绘工具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准备周密、具有地理侦查性质的考古活动，考察队绘制了洞窟和古代遗迹的平面图和剖面图，确定了遗迹所在位置。考察队携带的枪支且仅用于防身，领事馆雇佣的厨师和商约阿克萨卡尔解决了考察队风餐露宿的问题。为推动考察顺利开展，考察队特意准备了用于打点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库车官员的礼品。他们深谙中国礼仪传统，以此获得地方官员的协助。

不可否认的是，奥登堡的考察活动是对我国新疆文化遗产的盗窃行为。但与欧洲和日本探险队不同的是，“从研究区域将珍贵的文化资料运到文明世界”并不是奥登堡此行的主要目的，我们在清单中没有看到剥取壁画的工具和胶水。他尽量遵循文物保护、而不是疯狂掠夺文物丰富欧洲博物馆馆藏，使得奥登堡两次考察的认知度远远小于欧洲和日本探险队。奥登堡所列考察装备清单对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sup>④</sup>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5。

<sup>⑤</sup> 原件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1. Д. 193. Л. 176。

## **On the Equipment for Oldenburg's Expedition in Northwest of China-Centered around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rom the SPbB ARAS**

Zheng Liying and M. D. Bukhari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t. Petersburg Archiv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there is a handwritten “equipment list” by Oldenburg in blue and black ink, which was listed by Oldenburg before the first Northwest China expedition (1909-1910). It has twelve units, including photography equipment, surveying equipment, copying supplies, excavation tools, daily tools, defense weapons, etc., and is the first to be published in China. The list restores the investigation details of the inspection team in ancient ruins and sites in Xinjiang, reflecting that collecting photo archives, copying murals, cleaning up scattered murals and literature fragments are the main work methods of the inspection team. The absence of professional tools such as glue and fox tail knives in the list confirms that peeling murals was no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r main purpose of this trip, while the list of surveying tools and reference books exposed the ge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nature of the inspection team.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list reflects the thorough prepa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inspection team before departure, and the sufficient estim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risks faced. This equipment list still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contemporary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